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

——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

郑毅著



东北
大学出版社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

——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

郑毅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沈阳·

© 郑毅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 / 郑毅著. —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517-2117-2

I. ①辽… II. ①郑… III. ①中国历史—辽代②边疆地区—行政管理—研究—中国—辽代 IV. ①K2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7451 号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110819

电话：024-83683655(总编室) 83687331(营销部)

传真：024-83687332(总编室) 83680180(营销部)

网址：<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10

字 数：154 千字

出版时间：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振军

责任校对：刘新宇

封面设计：潘正一

责任出版：唐敏志

ISBN 978-7-5517-2117-2

定 价：38.00 元

前 言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汉族、漠北游牧各族、东胡鲜卑游牧兼渔猎民族、东北肃慎农耕兼渔猎民族之间，相互争雄，各逞一时，最后融为一体，迈入近代的融合史。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汉族政权，在其强盛之时，曾经囊括四海，统一各民族部落政权，建立起大一统王朝。但继之而起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也相继走向成熟，先后入主中原，建立起强盛的多民族王朝。这其中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先后建立的前燕、后燕、北魏政权，10世纪鲜卑后裔契丹人建立的契丹王朝，11世纪肃慎后裔女真建立的大金王朝，13世纪漠北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帝国和17世纪女真后裔满族建立的大清王朝为典型代表。

漠北、鲜卑、肃慎这三大民族都曾经入主中原，但只有漠北蒙古、东北满族成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东胡后裔诸民族虽然曾经两次入主中原，但都未能统一四海，完成大一统。笔者以为，任何一个民族若要成功走向强盛，无疑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的综合运用。能够完成大一统的漠北蒙古和东北满族无疑都是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所谓“天时”，就是各民族有利于崛起的外部环境；所谓“人和”，首先就是各民族的内部整合顺利完成，能够一致对外，其次，就是能够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以瓦解对手、各个击破；而所谓“地利”，无疑是指各民族的生活区域是否便于崛起壮大。良好的“地利”首先要有山河之险，便于防御，其次，要有宽阔的战略纵深，即进可攻、退可守的转圜空间。雄踞漠北的游牧民族，人力、物力都甚为匮乏，而能与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其最重要的“地利”优势，就是能够以广袤的西伯利亚为腹地，实行大纵深的机动作战，中原王朝即便在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其兵锋也仅仅掠及贝加尔湖南缘，无力做更深入的持久

作战。所以漠北诸多民族无疑对中原拥有非常优越的地利优势，及至天时到来，中原陷入分裂割据状态，蒙古民族内部完成统一，一个强大的蒙一元帝国也就横空出世了^①。

肃慎—女真—满族系，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作为东北地区最古老久远的土著民族，具有清晰的厚积薄发历史脉络。一方面严酷寒冷的气候条件，迟滞了其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大大落后于同期的中原地区，长期作为被统治民族，被驱使奴役；另一方面，富饶的物产、广袤的平原、茂密的森林、宽阔险峻的大江大河，多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将肃慎民族及其后裔锻炼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生存环境和具有强健体魄的多面手，“三人渤海当一虎”“女真过万不可敌”这样的称谓，就是对其民族剽悍性格的写照。

12世纪，女真民族崛起，便势不可挡，灭亡辽国，兵锋席卷中原，北宋灭亡。大金国成为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庞大帝国。唯一未能征服的地区就是漠北和江南，依靠长江天险，南宋靠此得以存活。而漠北地区的鞑靼各部，依靠强大的机动和纵深，与金朝形成持久对抗，最终蒙古民族横空出世，推翻金朝，建立大一统元朝。

金朝亡国后，虽然大批留居中原的女真人转化为汉人，但留居东北故地的女真人却在17世纪再度复兴，建立起真正大一统的清帝国。清帝国的创建者吸取了金朝对漠北的历史教训，采取文化征服和军事征服两手的并用策略，实行满蒙联姻结盟与推广黄教的两手策略，才真正控制了漠北，进而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最后熔炉。这表明了两点：其一，酷寒但广袤富饶的东北地区是肃慎—女真—满族系民族的真正根脉，只要根脉未损，再度复兴是迟早的事；其二，肃慎民族兼有农耕、渔猎、采集、纺织等多样性的民族特性，使得清帝国的统治者能够理解包容不同生活习俗的各民族，真正建立起适应当地生活习俗的正确统治方式。大清帝国真正形成持久的大一统局面，与其灵活多样的统治方式密不可分。

相比漠北和东北民族，东胡—鲜卑系民族的境遇就差多了。以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考量，作为东胡—鲜卑民族祖居之地的

^① 关于蒙古民族的族源，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源于匈奴；二是源于突厥；三是源于东胡（蒙古室韦），其中我国学界是主张第三种观点的。本书涉及的蒙古，是地理意义上的蒙古，也就是生活在漠北之后的蒙古民族。因此与族源问题没有关系。

大兴安岭森林草原交错带，恰好位于蒙古高原东部、东北大平原西部和河北北部的中国三大地理板块的交汇点上，作为交通要地，用围棋来做比拟，东胡位于棋盘的中央，而漠北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就好比分别占据围棋的四个大角，将其紧紧包围。强邻环伺，任何民族势力崛起后，对外作战都必然首先碾压这一地区。因此，对东胡民族而言，明显缺乏具有纵深的“地利”优势；其次，从民族发展初期，东胡民族就未能形成统一联合体，以后的发展更加破碎化，部族之间、部族内部之间，彼此混战不休，争权夺利。其间虽有短暂统一时期，但维持不久即告分裂。最终，没有形成像蒙古、满族那样的统一民族政权，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整体实力。

而“天时”，也就是东胡—鲜卑的周边民族态势，反而在其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性。当周边民族中的任何一个处于强势上升期，那么东胡—鲜卑民族必然处于被统治时期的受压迫地位。只有周边各民族同时处于混乱和分裂时期，东胡—鲜卑民族才能脱颖而出，建立帝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东胡历史上的第一个强盛时期。北部匈奴和中原列国，都受到其侵扰和征伐。战国末期，燕国名将秦开曾经作为“人质”留在东胡族内。秦开之所以充当人质，可能是燕国曾经被东胡战败。^① 秦开留居东胡期间，了解了东胡社会的基本情况，成为“东胡通”，返回燕国后，随即带兵突袭了东胡，东胡大败，后撤一千里，燕国在东胡故地修建长城，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直到秦统一六国。

汉帝国建立后，中原初步统一，而漠北匈奴也开始走向强盛，汉高帝元年（前206），匈奴冒顿单于弑父自立，东胡此时正实力强盛，对匈奴轻蔑无视，先后遣使匈奴，索要宝马、王妃、领土。冒顿单于先卑辞厚币，送出宝马、王妃，以此麻痹东胡，随即闪袭东胡，东胡王完全被冒顿欺骗，毫无防备，东胡各部被彻底击溃，余

^① 林幹. 东胡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4.

部退往乌桓山和鲜卑山，^① 随后发展为乌桓族和鲜卑族。在中原和匈奴的打击下，东胡历史上的第一个强盛时期宣告结束。

两汉时期，中原与漠北匈奴展开了持续数百年的拉锯战，夹在汉、匈中间的乌桓、鲜卑各部成为双方拉拢、控制、打击对方的棋子。在此期间，乌桓、鲜卑徘徊在汉、匈之间，匈奴曾对两民族实行残酷的压迫统治，史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于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不缴纳），辄没其妻子（为奴婢）”^②。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大破匈奴后，将乌桓各部迁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于其地设置护乌桓校尉，官秩两千石，监视和管理乌桓各部，“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随着匈奴的败亡，乌桓有重新自立的倾向，但在汉朝的强力打压下，始终未成气候。东汉末，随着中原军阀混战的加剧，乌桓也试图割据一方，建安十二年（207）三月，曹操率军远征三郡乌桓（辽东、辽西、右北平）；彻底征服乌桓，从此乌桓各部融入中原，不见于史册。

通过以上概述，不难看出一个事实，两汉时期，中原和漠北，任何一个政权保持强势，那么夹在中间的东胡各部就没有出头之日，东汉末中原军阀割据，漠北也没有强大的政权出现，本来是乌桓民族的一个机遇，但中原各军阀在彼此混战的同时，对乌桓各部仍能保持强大的军事优势，这就成为乌桓民族的历史悲剧。乌桓民族没有抓住的历史机遇，却被随后的同族兄弟鲜卑民族抓住了，开创了东胡历史上第一个中原王朝——拓跋魏。

《后汉书》卷90《鲜卑列传》曾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③ 从此鲜卑族便出现在我国北方历史舞台上。东汉初年，匈奴实力强盛，南寇中原，在汉、匈战争中，鲜卑部首先选择依附匈奴，助匈攻汉，南下寇抄

^① 乌桓山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鲜卑山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此鲜卑山与拓跋鲜卑祖先所居住的大鲜卑山并非一地。大鲜卑山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嘎仙洞。（林幹，东胡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5。）

^② 范晔，后汉书：卷90 乌桓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494。

^③ 范晔，后汉书：卷90 乌桓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2019。

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部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彤率数千人迎击之，“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①

祭彤见匈奴与鲜卑联合作战，实力强大，便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建武二十五年（49），东汉派使臣前往鲜卑部落，示以财利，对鲜卑部进行诱降。鲜卑部族南侵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中原的财富，因此东汉政府的厚利立即打动了鲜卑首领。当年，大都护偏何便遣使前往辽东，面见祭彤并奉献礼物。祭彤借机激励偏何：“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②于是鲜卑转变立场，助汉攻匈，偏何开始连年出击北匈奴，拿着匈奴人的首级到辽东领受赏赐。而东汉政府每年拿出二亿七千万钱的巨额资金作为回报。在汉、鲜联合进攻下，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投降东汉，北匈奴遁走西奔，而鲜卑却乘机占据了广大漠北地区，收留了数十万北匈奴遗民，势力开始转盛，取代匈奴，成为东汉的劲敌。史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③

东汉中期以后，鲜卑在首领檀石槐的统领下，“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④

檀石槐将鲜卑所占广大地区分为三部：即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每部各置一大人做首领，三部首领都听命于檀石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汉、匈战争中，鲜卑成为最后的收获者。

虽然如此，鲜卑占据漠北，也仅仅是能够与中原相抗衡，若要真正走向强盛，必须具备中原同时陷入内乱这一必要条件，但鲜卑檀石槐政权却维持时间很短即告解体，鲜卑各部重新陷于分裂状态。

① 范曄. 后汉书：卷90 乌桓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94.

② 范曄. 后汉书：卷90 乌桓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94.

③ 范曄. 后汉书：卷90 乌桓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019.

④ 范曄. 后汉书：卷90 乌桓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021 - 2022.

东汉王朝灭亡后，曹魏、西晋统治时期，中原政权仍保持强势军力，鲜卑显然不具备入主中原的客观条件。

转机出现在五胡乱华时期，先后加入中原混战的匈奴、羯、氐、羌与中原留守汉族展开的生死混战中，大都伤亡惨重，无力继续争霸。此时，在塞外养精蓄锐的鲜卑各部，以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两兄弟民族为代表，开始了卷入中原、建立王朝历史的洪流中。

慕容鲜卑汉化很深、很早，是最早全面接受儒家文化的鲜卑民族。但也因此沾染了一个中原文明固有的文化缺陷，就是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的皇权继承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慕容鲜卑内部屡屡爆发兄弟相残、内斗不断的皇权斗争，本来占据有利天时、人才济济的慕容家族，最终却落得亡国灭族的悲惨下场。其后登场的拓跋鲜卑虽然很快统一中原，但其随后也面临着和慕容鲜卑类似的问题，在彻底汉化和保留鲜卑习俗这二者之间，如何抉择而犹豫不决。彻底汉化就意味着全面放弃游牧生活习俗和漠北塞外的广阔生存空间；如果保持游牧习俗，那么就不可能对中原实行持久的政治统治。拓跋鲜卑很快做出抉择，实行全面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此举固然极大地加速了拓跋鲜卑的民族发展，但也很快暴露出致命弱点：其一，撕裂了拓跋鲜卑上下的社会关系，留在代北的拓跋部族与迁入中原的拓跋部族彼此势同水火，形同陌路；其二，拓跋魏将都城迁往洛阳，政治中心的南下，导致北魏政权对漠北鲜卑各部完全失控，留在漠北的鲜卑柔然部很快建立独立游牧政权，与定居中原的拓跋北魏形成军事对峙。为防御柔然南侵，北魏政府又在北疆设立六镇，布防重兵，军事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完全脱节，以及全面汉化引起的拓跋鲜卑民族内部激烈冲突，最终导致拓跋魏王朝的倾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鲜卑民族的发展是一种跳跃式的方式，由最初的祖居故地迁入漠北、漠南，再由漠南迁入中原，在发展过程中，采用流动发展模式，没有系统完备地对被占领地区进行有效统治，虽然得到历史机遇，占据漠北，但由于内部分裂，拓跋鲜卑又过早地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后来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蒙古、满族，无疑吸取了鲜卑民族的历史教训，异常重视对祖居故地的掌控，因为这是一个民族进可攻、退可守的政治退路。此外，

过早过快地全面汉化，全面放弃游牧生活方式，也使得拓跋鲜卑民族内部矛盾激化，最后被留在代北地区的鲜卑军阀推翻取代。总而言之，鲜卑民族入主中原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取得成功。这与其政治制度建设还处于成长期的不成熟息息相关。但拓跋鲜卑的政治成败却给其后裔契丹民族的发展成长提供了养分。

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面对同样不利的地缘环境，契丹民族如何走出一条与鲜卑民族不同命运的发展道路。从公元388年，契丹民族初登中国历史舞台，终于在公元916年，由契丹首领阿保机建立起契丹王朝。契丹王朝建立后，迅速将漠北、东北、幽云地区纳入王朝版图。在其后的200年王朝统治中，采取灵活权变的统治方针，有效地巩固了对边疆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这在中国边疆史上，是殊为难得的。契丹王朝的边疆经略得失不但成为后世金、元、清少数民族政权的有益借鉴，对于当代中国的边疆、边政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郑毅
2019年2月

目录



第一章 初登舞台——契丹建国前史	1
第一节 契丹民族的形成	1
一、东胡—鲜卑的演变	1
二、南北朝时期的库莫奚和契丹	2
第二节 从大贺氏到遥辇氏部族联盟——隋唐时期契丹的建国尝试	4
一、隋朝与契丹的关系演变	4
二、唐朝与契丹的关系演变	6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重建	16
第二章 阿保机建国与辽朝边疆和边政的草创	18
第一节 阿保机统一东北的战略战术	19
一、“鲸吞蚕食”与“远交近攻”——耶律阿保机统一东北的战略战术	20
二、从盟友到世仇——辽建国前，契丹、渤海的关系变迁	22
三、从灭国到南迁——强硬与怀柔政策并用下的渤海遗民	25
四、辽太祖东北边政的实施	27
第二节 阿保机进取中原的战略尝试	29
一、幽州刘氏集团的兴衰	29
二、晋、梁相争与阿保机南伐幽云	32
第三章 耶律德光时代的边疆与边政	39
第一节 “以渤海南迁为中心”——耶律德光对东北政治格局的重置 ...	39
第二节 契丹并幽灭晋	44

第四章	世宗、穆宗时期的边疆与边政	49
第一节	对中原的守势——周世宗巧夺三关	49
第二节	“由治趋乱”——世宗、穆宗时期的东北政局	51
第五章	辽景宗时期契丹的边疆与边政	55
第一节	变乱丛生——景宗时期辽朝东北的边疆危机	55
第二节	灭汉伐辽——宋太宗北伐幽云	56
第六章	辽圣宗时期契丹的边疆与边政	60
第一节	契丹与北宋的战和——雍熙北伐与澶渊之盟	61
一、	雍熙北伐	61
二、	澶渊之盟	65
第二节	东征女真——圣宗时期以东北为重心的统驭方略	68
第三节	东京大延琳起义	73
第四节	可敦城的修建——经略阻卜与西北军镇体制的草创	77
第七章	辽兴宗时期的边疆与边政	81
第一节	重熙增币——兴宗轻衅中原	81
第二节	西夏的崛起与辽西京的设置——辽、夏和战及西南边疆的变局	85
第三节	辽兴宗时期的东北边政	87
第四节	契丹边疆经略的困局与争论——以萧韩家奴上书为中心	89
第八章	天灾人祸 诸部反侧——道宗朝的内乱与边疆危机的爆发	93
第一节	重元叛乱和乙辛擅权	94
一、	重元叛乱	94
二、	乙辛擅权	96
第二节	西北变乱及平叛	100
第三节	天灾不断和对东北女真的压榨	105

一、异常频繁的天灾·····	105
二、对东北女真经济压榨的加剧·····	109
第九章 天祚时期的边疆与边政·····	111
第一节 女真起兵建国——契丹在东北地区统治的瓦解·····	111
一、生女真部落的兴起·····	111
二、阿骨打起兵反辽·····	115
三、宁江州及出河店之役·····	117
四、黄龙府决战·····	118
五、东京反辽及入金·····	121
第二节 耶律淳称帝与宋金结盟灭辽——辽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终结·····	122
一、宋金结盟·····	122
二、耶律淳称帝·····	124
第三节 天祚被俘与大石西迁建国——契丹在西北地区的国运转机·····	125
一、天祚被俘·····	125
二、大石北走建西辽·····	128
尾 声·····	137
主要参考文献·····	140

第一章 初登舞台——契丹建国前史

第一节 契丹民族的形成

根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特点，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五个系统：一是匈奴系统，二是突厥系统，三是东胡系统，四是肃慎系统，五是秽陌系统。匈奴、突厥先后活动于大漠南北（清初以来称为内外蒙古的草原地带），后三个构成东北古代三大民族。

一、东胡—鲜卑的演变

东胡与匈奴同时兴起于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宜于放牧。

西汉初（前206），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逃散，其中主要的两支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从此便以乌桓和鲜卑两族出现于史册，而东胡之名遂湮没无闻。

西汉时期，乌桓从乌桓山及今西拉木伦河一代南迁至五郡塞外之后，鲜卑亦向西南迁徙，迁至乌桓人原先居住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时期，东汉政府采取联络鲜卑、孤立打击北匈奴的政策，封鲜卑大人为王、侯，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至辽东受赏赐，东汉政府每年为此耗费二亿七千万钱。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东汉政府击败，北匈奴单于率残部西迁后，鲜卑遂转徙、占据漠北之地。尚未西迁的匈奴余部共十余万户，无所归属，便进入辽东，加入鲜卑部族，成为鲜卑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逐渐鲜卑化，与鲜

卑完全融合。这一时期的鲜卑著名首领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他“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大漠南北），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鲜卑由此势力大盛，取代匈奴，成为东汉政府的劲敌。檀石槐死后，鲜卑一度中衰，其后，轲比能集团再度崛起。不久，轲比能被曹魏刺客击杀，部族联盟瓦解。东部鲜卑分裂为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其中，宇文部游牧于东胡故地，古称松漠的两河流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仍旧保持游牧生活习俗，和已经定居生活、逐渐汉化的慕容部、段部形成鲜明对比，而与前述融入鲜卑的南匈奴习俗接近，因此当时也被看作匈奴遗族。

宇文部在首领逸豆归的统治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与此同时，在辽西地区逐渐定居下来的鲜卑慕容部，在首领慕容廆、慕容皝的治理下，迅速发展，成为三部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部族集团。东晋建元二年（344），为了统一辽西，慕容皝分兵三路，北征宇文部，逸豆归逃亡漠北，不久病死，宇文部由此散亡。此后，一些语言、风俗相近的宇文遗族仍旧活动于松漠地区，他们被称为库莫奚。

二、南北朝时期的库莫奚和契丹

北魏年间，库莫奚部族联盟逐渐恢复势力，不断骚扰北魏边境。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拓跋珪北征库莫奚，“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①契丹作为四部之一，此战后从库莫奚联盟中分离出来，至此，独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②

道武帝北征后，契丹民族臣服于北魏。史载：“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飧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

^① 魏收. 魏书：卷2 太祖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5.

^② 魏收. 魏书：卷100 契丹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504.

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①

他们频繁向北魏朝廷献贡入朝。贡献马匹等民族特产，但北魏只是将其列入末班，显然实力不强。但契丹八部组织开始形成，出现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洁部、黎部、吐六于部等。这时候的契丹实力尚弱，受到辽东高句丽、漠北柔然的东西夹击，史载：“太和三年（479），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止于白狼水东。”^② 地缘环境无疑是险恶的，因此寻求中原北魏王朝的庇护就顺理成章了。在契丹首领莫弗贺的率领下长途跋涉，进入辽西北魏境内，被安置在白狼水（辽西大凌河以东）。

从479—553年，契丹部族在中原王朝的庇护下，在与中原地区进行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滋养下，契丹的实力迅猛发展起来。而此时的中原王朝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北魏灭亡，北齐、北周先后建立，而漠北柔然被金山锻奴（专门打铁的奴隶）突厥一夕灭亡。这样，漠北与中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给契丹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契丹由受南北政权的双重压制，转变为主动插手攻击南北政权。史载：“北齐天保四年（553）。二月，送茹茹主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九月，契丹犯塞。”^③

契丹一方面插手柔然内政，另一方面，开始进犯中原的尝试。这就是前言中笔者所谈及的，东胡民族若要崛起，必须等到漠北和中原同时陷入混乱这个“天时”，契丹的第一次试图崛起的尝试就是这个时刻，但事实却与契丹的预测不同，北齐政权虽然仅有中原半壁河山，但在建国之初，战力仍十分强悍，史载“北齐天保四年（553）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

① 魏收. 魏书：卷100 契丹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504.

② 魏收. 魏书：卷100 契丹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504.

③ 李百药. 北齐书：卷4 帝纪第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38.

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①

北齐文宣帝高阳亲率大军东西两路，分进合击契丹大本营，并断契丹后路，结果大破契丹，俘虏十余万口，牲畜数十万。契丹遭受了沉重打击。这说明，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契丹民族，虽然部众众多，但尚没有进行内部整合，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也谈不上进行严密的军事行动，因此属于“乌合之众”。

南北朝末期的中原和漠北的形势风云变幻，强大的柔然政权被突厥汗国灭亡。这个更为强大的漠北政权，很快就将新兴的契丹民族碾压粉碎。契丹部族一部分沦为突厥的仆从，同时“又以万家寄处高句丽境内”，还有十余万降俘被北齐安置在边境各州。至此，契丹被北齐、突厥、高句丽一分为三，初次崛起宣告失败。

第二节 从大贺氏到遥辇氏部族联盟——隋唐时期契丹的建国尝试

一、隋朝与契丹的关系演变

隋王朝建立后，与突厥南北对峙。与此同时，占据辽东的高句丽也十分强盛。契丹故地作为三方的交通要冲，在战略上显得非常重要，也因此成为三方极力拉拢和控制的中间力量。而契丹则充分利用突厥与隋唐相争的历史背景，附弱抗强，一面发展自身力量，一面争取摆脱两方掣肘，政治上表现为时而依附唐朝，时而依附突厥，最终实现独立建国。史载：“契丹之先……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②

^① 李百药. 北齐书：卷4 帝纪第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38.

^② 魏征. 隋书：卷84 契丹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261-1262.